

趁着清明假期，我们带着女儿圆子“重返”山林，在峨眉半山找了个清静角落小住三天。

第一天，圆子放下行李就想去坐缆车，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推开露台的门，然后“哇”地惊叹了一声。圆子不屑地嘟囔“有什么好‘哇’嘛！”一边却也忍不住凑到露台上向外张望。正午时分，露台外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色，除了山水树木、飞鸟虫鱼，就只有河面上两只怡然自得的鸭子。不过，圆子立刻发现了其中的奥秘，也连连惊叹：“哇！那只小鸭子居然在倒着滑水耶！哇！它居然可以在水面上快跑！哇！它飞起来了！好牛啊……”就这样，鸭子完胜缆车，牢牢地吸引住了那颗原本有点躁动的小心灵。一个下午，我们就这样闲倚着栏杆，画画、喝茶，不再急着“去哪里”“做些什么”。

第二天，我们沿着山路漫步，看大蜗牛背小蜗牛，听圆子用竹叶吹出的小调，然后，遇见了浩浩荡荡的“蚂蚁军团”——小蚂蚁们排着整齐的队伍、井然有序地向着遥远的山林深处“拉练”。我们悄悄地跟随着它们，看它们如何翻越障碍，如何跨过沟壑，如何将一段树枝当作“电梯”，成功到达彼岸……

第三天，我们在竹林里听到一阵“笃笃笃笃……”的声音，圆子开心得手舞足蹈，又生怕“惊飞鸟”，压低了嗓音悄悄说：“嘘——啄木鸟！”我们仰头，却遍寻不着、声音也

如此「陪伴」

杨建明

每天傍晚，居住在市区的姐弟三人，总会不约而同地赶到市郊某小区的老家亲家，陪他们70多岁的老父亲共进晚餐，曰“陪伴晚餐”，一晃已有两年光景了。这份执着和孝心，听着令人感叹。

而且慢，当笔者了解这个陪伴晚餐产生的前因后果后，却苦笑不已。原来，三年前母亲离世，此后父亲请求子女们同意他续弦，他和邻近小区一名年龄相当且也丧偶的阿姨互有好感，并相约结伴走完余生。可是这个要求遭到子女们的强烈反对。如何补缺？三位子女便想出了这招。言下之意，你不是感到孤独寂寞吗，那我们小辈每天回来陪你吃晚餐热闹热闹。

以这样的“陪伴”来“填补”父亲的心理寂寞，他能有真正的幸福感吗？一顿热闹过后，子女们各奔东西，各回各家，老父亲还不是要独自面对漫漫长夜！

本来，答应老父亲这个要求，子女们不仅可以从奔波中解脱出来，还可以让老父亲真正安享晚年，可回答却是：让老头子生活无忧就行了，如果给他再婚，势必会增加很多后顾之忧！弦外之音，大家都听得明白的。

对这种所谓的“陪伴”，笔者不敢苟同。子女要充分了解老人的心理需求；如果真的不放心，不妨在善待老人的前提下约法三章，想必老人也会欣然答应的。老人要的，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，是真正的“陪伴”！



我发现，大多以“香”命名的事物，都带着强烈、刺激性的气味。也是，如果温和绵软，人们便不会留意，更不会特别地以“香”命之。譬如蔬菜里的香菇、香椿；药材里的藿香、沉香，还有官斗剧中经常出场的麝香；香料里带“香”字的就更多了，香叶、香砂、茴香——提到茴香，我总不由得想起咸亨酒店里数茴香豆的孔乙己。它们以极霸道的气味攻占你的嗅觉，至于你是否感觉“香”，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。

香菜就是这样一种存在，喜爱者嗜之如命，视作蜜糖；厌恶者恨之入骨。最奇异的是，两拨人永远无法达成共识，甚至无法相互理解。

按理说，只要温度合适，一小时候，我不喜欢吃香菜。偏偏父母都爱吃，吃

美食

消失了。圆子捡起一颗小石头，按着刚才听到的声音节奏，轻轻敲击竹子，果然，神秘的啄木鸟很快又发回了信号：“笃笃笃笃……”

离开前的傍晚，隔壁住进来一家三口。隔着露台，只听见一个稚气的声音反复说着：“爸爸，我好想你”

心之所在 都是春天

林紫

哦！你这几天都可以陪我玩吗？爸爸你真是太好了！”接着，爸爸的声音也传了过来：“爸爸也想你，爸爸陪你，哪都不去……”稚气的声音又说：“太好了！爸爸，那你把手机关掉，你听小鸟在唱歌呢！你听见了吗？”露台这边的我们，心都融化了，在夜色下的大自然里，在生机盎然的春天里，更在孩子直指人心的深情里。

回到都市，久不发朋友圈的我，分享了几段大自然馈赠于我们的视频。没想到，朋友们的留言像春天的气息一样延绵不断地扑面而来。大家说得最多的是：“我也去过那里，我怎么没看到呢？你总能发现那么多美！”

我开玩笑地回复说：“因为‘春天不是读书天’。”

“春天不是读书天”，这句话原本来自明朝的一首打油诗，1931年，陶行知先生却用它做了一首发人深省、阐释教育真谛的诗，告诫世人“生活即教育”，要读活书——“花

草是活书，树木是活书，飞禽、走兽、小虫、微生物是活书，山川湖海、风云雨雪、天体运行都是活书”。

转眼，90年过去了。先生已作古，而“读活书”的告诫，却依然穿越时代长河、散发着持久的智慧之光。遗憾的是，最需要这份光芒的孩子们，在各自生命的初春时节，却大多被“关在堂前，闷短寿缘”，少有机会“掀开门帘，投奔自然”，所以才有了层出不穷的“书里流连，非呆即癫”。

十多年前，我曾写过一系列文章，呼唤更多爱孩子、爱生命的成年人，与孩子一起接受自然教育、远离“自然缺失症”。因为，20多年的咨询历程，让我深深地意识到，自然与人们身心健康之间，有着超乎我们想象的联系。自然可以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身心成长养分、提升人们自愈的功能。然而，“读死书”长大的大人们，却比孩子们更缺失对自然和美的感知能力。因为缺失，所以疏离，所以也会造成孩子们对自然心怀恐惧而非“敬畏”，即使身处春天，也只能看见电子设备里的网络、看不见蜘蛛娘娘所编结的绝美殿堂。

十多年前，我曾写过的一句话，再次送给爱孩子的父母们：亲子之间最近的距离，是手拉手、一起走在大自然里。

大自然在哪里呢？不需要很远，目之所及、心之所在，都是春天。

1978年11月，父亲请求镇中学的校长、老师，让我参加初一的期中考试。我已经自学了初一数学课程，所以数学考了96分，语文课文不熟悉，刚及格。那时学籍管理很松，校长做主，收下了我。就这样，我从小学四年级跳级，升入了镇上的初中，成了一名初中生。陆叔叔对我说：“你不错，要好好读书。”

陆叔叔叫陆国平，上海人，1972年前后下放到安庆乡下，后来招工进了供销社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是一名年轻、英俊的营业员，和我父亲是同事。

陆叔叔本来没把我这样一个小毛孩放在眼里。有一次，大家聚在他房间里聊天，我也在。他在墙上贴了一幅毛主席和杨开慧的铅笔素描。陆叔叔说是他同学画的，送给他。大家都不相信他的同学能画得这么逼真、传神。这时我

匮乏，餐桌上的滋味未免寡淡。此时，香菜不论是颜色上还是味道上，都给人们的三餐注入了一道新鲜的活力。

一碗普通的鸡蛋疙瘩汤，有了香菜的点缀，犹如灰头土脸的小丫鬟，换上小姐的绿罗裙，顿时焕发了神采，光彩照人。如果煮了羊杂汤，香菜则更不可少，它是一碗汤的灵魂。浮着香菜的羊杂汤，喝起来除了肉香之外，更多了一股鲜香，吃再多的肉也不会觉得腻。还有人直接拿香菜剁了，包成饺子吃。我没吃过，不知道是何味道。只听吃过的人说，“赛过一切人间美味”。

我虽不喜欢吃香菜，但并没有到完全厌恶的程度。曾见过一些朋友，好好地吃着饭，会突然离席悻悻而去，原来同伴在菜里



心灵港湾

心之所及、心之所在，都是春天。

说了一句话，是他同学画的呀，你们看，画面下方用拼音写着“赠给陆国平同学”——大家都不认识拼音，只有我认识，我给陆叔叔救了急，那以后，他就高看我一眼。

我那时学习成绩较好，但贪玩，父亲一出差，我就无法无天。陆叔叔有时推开我的门，说：“读书是好事，要好好读书——”

我的陆国平叔叔

冯渊

真正让我觉得陆叔叔跟别人不一样的，是下面这件事。

单位觉得他孤身一人从上海到我们乡下，生活和工作都不容易，就推举他为年度先进分子。陆叔叔去县城开表彰会，县里发了大红花奖，还发了十元钱奖金。那时大家的月薪不过三四十元，所以十元钱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按

照常理，他应该用这笔钱买些好吃的，带回来与大家共享。然而，他并没有。他居然排了几个小时的队，在县新华书店买回了一大包子，包括《复活》《安

七夕会

加了香菜。这还不算夸张的，更有甚者，会因喜好香菜的分歧而与朋友绝交——还真是爱憎分明。其实，这也怪不得人家，据说喜不喜欢香菜这件事是由人体内的基因决定的。因为身体中的某段嗅觉受体基因出现了变异，导致他们闻到香菜时，只会感受到一股刺鼻的肥皂味。

科学归科学，我私下觉得，这种事倒没那么绝对。尤其是现在，我和朋友们去吃火锅，狠狠地往油碟里加香菜时，会忍不住笑起来：谁曾想过，曾经那个努力把香菜从肉里挑出来的小姑娘，如今却无香菜不欢呢？也许等将来上了年纪、嗅觉退化时，那些曾经讨厌香菜的朋友也会捧着香菜大呼“真香”呢。毕竟，人类的本质不就是“真香”嘛！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常遇好人者，必为良善之辈。你是什么人，遇到同类人的概率就最大。所以，想遇到什么人，就先让自己成为那种人，比如：想遇到贵人就先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。打个比方：我们在路上，有人行道、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，选择步行，前后方自然是行人；选择乘车，因为走的是机动车道，前后都是开车的。人生之路，亦是如此。只有先进入圈子，才能遇见圈子里的人，所以，一切际遇都是自己的选择，古语云：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。信然。



小区一家饭店门口，每天一清早有个老人摆馄饨摊。不管刮风下雨、酷暑寒冬，每天清晨七时，她就开张了。刘阿婆在此卖馄饨已30年，都以为她是餐饮出身，其实是纺织女工。七岁她去日商纱厂做小工，“从鸡叫做到鬼叫”，常常挨打，身上至今还留着几处伤疤。

一年后，她做了挡纱工，纱断了要接头，总是断了来不及打结成了乱纱。工头不许她下班，最长一次，她两天两夜站在机器旁，腿都肿得不会走路了。她说，那个苦，没法说！从童年直到长成十几岁的大姑娘，她没吃过一顿饱饭，没穿过一件囫圇衣服。他们一直住在滚地龙里，苏州河涨潮，地铺上的破絮都会漂起来。茫茫黑夜，不知哪天是个头！

1949年，新鲜事越来越多，她终于感到日子与以前不一样了。工厂变成了国棉六厂，再不会挨打了。父亲成了公交工人，母亲去了制衣厂。弟妹进了学校，还免费！她终于明白

自己的选择

李云杰

娜·卡列尼娜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茶花女》等。同事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，买这些书有什么用，也要买一些中国小说呀。单位里当时订了《人民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和《安徽文学》，虽然只是一家小小的基层商业单位，还是有人愿意读书的，大家觉得不值。

他对大家的嘲笑有点意外，突然发现了，希望我能帮他证明这些是世上最伟大、能发光的東西。可惜我那时对这些巨著根本没兴趣，也从未听说。我只有两本课外书，一本是残缺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一本是《趣味数学》，还有一份父亲给我订的《中国少年报》。我因为确实无知，没有帮上他的忙；但我疑心那些砖头厚的书，也许是好东西。他用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，躲在房间里啃那些砖头。

我对他生出了一些崇拜。他的鹰钩鼻、清瘦的

共产党来了，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了，只有拼命工作，才能回报这份恩情。她浑身充满了劲，她带徒弟，向年轻人讲旧社会的苦；千方百计让纱锭转

找下乡知青办公室，才知按政策，她可以因病申请提早退休，女儿顶替回沪。她提前三年退休，退休金比別人低一大截。女儿进了厂，后来两个儿子也回来了。令她忧虑的是，儿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但家徒四壁，怎么娶媳嫁女？她想到了摆馄饨摊。1984年，擅自摆摊是不允许的，但大家知道她的困难，从来没人去为难过她。一年年地，她坐在这里卖小馄饨，除了春节，一天都不休息。有不少吃她馄饨的人当了爷爷奶奶。

爸爸妈妈，他们的孩子还会来买。到了九点，如馄饨还没卖完，路过的行人会抢着把“剩货”买回去；如遇下雨，她会推销：“买一份送一份！”走过的人都笑着买。小小的馄饨摊成了社区“网红”，她被大家称作“馄饨王”，小摊上充满温情和欢声笑语。她的婚姻大事办好了，把孙辈养大了，心里很满足。

2014年，馄饨摊终于“打烊”了。老伴去世，她猛然感到自己老了。她说，我也去跳广场舞，大家笑她，80岁学“吹打”？乐呵呵地说，享共产党的福，退休金每年加，越活越开心。

今年，刘阿婆84岁了，她每天到原来的摊位附近走走，与她的几代“粉丝”叽叽咕咕聊天，嘻嘻哈哈说笑。说着，笑着，她就会说那句说了几十年的话，共产党好！

小区里的馄饨王

叶良骏

脸，还有单薄的身子，他的喜好，跟大家不一样，他代表了陌生的远方，而我对那个远方，因为他的关系，产生了一些遐想。

几年后我考上了师范学校，毕业后，回老家镇上的中学做了老师，他仍在供销社做营业员。又过了几年，他下了供销社解体了，他和妻子开了爿小店，没能回到上海，淹没在我的故乡，对他来说是异乡的茫茫人海之中。

我离开安庆，到南京，又到上海，当我在这所当年无限遥远的城市定居时，马上想到了陆叔叔。虽然由于年龄差异，我们并无深交，但作为那个年代独特的存在，我无法忘怀他。我辗转听说他早退休了，也应回到他的故乡，我卜居的异乡了吧。

今天从书架上取下《复活》备课，突然想到他的晚年里，能再见他一面，聊聊过去的事。

